

林司令員論戰鬥作風



東北軍政大學政治部宣傳部印

一·九四九一

林司令員論戰鬥作風

(摘錄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林總在師以上幹部會的結論)

(上略) 除開戰鬥員的技術戰術教育外，指揮員的戰術教育外，我們認為戰鬥作風，亦應當作為部隊教育與行動的原則，所以我們提出戰鬥作風的問題。

第一、作風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，但却是客觀上存在的。可以說每個部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風。疲疲塌塌，也是作風，當風風行，也是作風，打起仗來怕疼怕痛也是作風，打起仗來不怕走路不怕傷亡能強攻能死守也是作風。那個部隊作風好，新成份進去也能變好，那個部隊作風不好，老成份進去也能學壞。有了好的作風不下命令不臨時督促事情都能好的好，沒有好的作風下了命令又加臨時督促也為不好。所以作風是個無形的巨大力量，他能幫助我們下命令，幫助我們指揮，或者妨礙我們執行命令，阻礙我們的指揮。所以作風是客觀存在的東西，而他的意義和作用是很大的。

第二、好的作風怎樣才能養成呢？首先要靠很自覺的政治教育，黨的領導，靠我們的政治工作來圍繞着我們所要培養的作風進行工作，使部隊了解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敵人。其次是在軍事上的培養，如對疲塌的部隊，就多演習緊急集合，上行軍等，培養緊張的作風。如新兵訓練，也是培養動作迅速緊張。又如軍紀訓練，就是培養尊嚴上級。這些都是為了培養軍事上所需要的戰鬥作風。

第三、但是除了平時的政治與軍事教育外，部隊優良的戰鬥作風的建立，最主要的是靠實際鍛鍊。比如不能打大仗打過仗的部隊，打幾次大仗惡仗後，就學會了。不能走路的部隊，來幾次急行軍強

行軍就能走了。不能強攻死守的部隊，來經大強攻死守就行了。我們黨領導的軍隊，勇猛果敢迅速頑強的作風是很高的。這種作風除主要在於政治的原因外，也來源於同志們的獨立團。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紅軍的作風，都受了葉挺獨立團的影響。北伐時期，他是一師的總指揮，強行軍，當時從廣東一直打到武昌，都是他以強行軍打先鋒，打死他打他使，他非紀律，是很嚴格的。部隊除了以政治教育外，必須加上紀律，才能把隊伍逼出來。記得當時在武昌打楊森，當時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都請他指揮，學生當然不能打仗，就有退下來的，當時他嚴格執行了紀律，逼得大家向前衝，結果把敵人衝垮了。更嚴的紀律很嚴，所以隊伍拿上去就很猛。訓練善下去，就逼出作風來了。所以部隊領導人的作風，對於部隊作風是有直接影響的，部隊指揮員的性格怎樣，他的隊伍的作風亦會怎樣。所以各級指揮員必須特別注意從實際中鍛鍊部隊作風。

第四、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作風呢？戰鬥積極性很高，很勇敢，復仇心，動作迅速，能吃苦，嚴格執行命令，積極的機斷專行，自動的協同動作，必須使我們部隊具備這樣一種政治素質與軍事素質。

戰鬥的積極性表現於：細想打仗，有命令打，只要對全局有益無害無命令也打，只要有機會就打，打沒有命令的惡仗。這種作風，在江西時很普遍，部隊只聽精休息幾天，下面就叫喊起來，要打仗。至於上級不准打，那是因為上級是從整個情況出發的，但是底下必須具有什麼時都想打仗的情緒。蘇聯的戰鬥條令中，就指出部隊要好戰，他說：「經常渴望與敵交戰的精神，應成爲每個戰術員及指揮員行動的基礎」。想打仗而不是想休息，見了打仗一往直前，而不是開小差，命令規定的戰鬥任務要完成，命令中沒有規定的有利機會，也不放棄。這種好打仗的作風，不會因爲得到小的勝利而滿足。如一師二師在路上都碰到了敵人，都小小的新獲，如果爲這些小勝利所滿足而停下來，那就功

虧一篑。如十六師擄了幾百人並不滿足，感到不適應，還很好。這種好口仗的作風，不會因為受了些挫折而洩氣。軍事上是許可打敗仗的，首先應當在思想上不怕打敗仗。現在有本錢打敗仗，故即使受了挫折亦勿恢心，這點，指揮員亦應在思想上有所準備。敗仗有兩種，一種因消極性而失掉勝利，一種因積極性而受挫折。如係前者，則為作風上的毛病，很不好，應受責備。如係後者雖然戰術指導上有毛病，可糾正，但是部隊的品質是好的。

勇敢性：進攻敵人時不怕傷亡，前仆後繼，進攻就是前仆後繼，前仆倒下後面面上，不因敵人砲火猛烈而停止。前面倒下是必然的，後面跟上是必須的。只有不怕傷亡，才能減少傷亡，只有不怕傷亡，才能縮短敵人的射擊時間。因此，前仆後繼的現象是正常的，必然的現象，思想上必須作前仆後繼的準備。光榮的部隊是刺刀上見過紅的部隊，這一手是最勇的。只有上刺刀殺出威風來的部隊，才是厲害的隊伍。人類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就有戰爭，過去幾千年的戰爭，都是拿刀對殺，是肉搏戰。歷史上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，奴隸社會的瓦解，封建社會的出現與瓦解，以及一個王朝的打倒另一個王朝，都是用刀殺出來的。所以我們應相信，只有與拼刺刀的隊伍，才是厲害的隊伍，才是大學生，才是高級的隊伍。部隊政治質量與軍事質量的標幟是拼刺刀，部隊勇氣的標幟是刺刀見紅。其實只有越是勇猛的隊伍，傷亡才越小。

在防禦中應表現頑強性，要使敵人無論怎樣攻也不動，要使敵人在我們工事面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這一點日本人是相當厲害的，我們必須大大提高這種頑強性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登戰役，德國的隊伍守的極頑強，以死屍作工事，作障礙物，使凡爾登變成風窖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斯大林格勒之戰，房子全打毀了，還守了幾個月。我們必須向這些頑強的範例學習。特別是對於國民黨這種樣的隊伍，做點工事，敵人就打不上來。我們防禦的頑強性，不是稍抵抗一下就算，而要使敵人不知多少

死在我們的陣地前，要使我們的陣地接得起敵人成千成萬的砲彈。那時候，我們一師人就可頂上敵人幾個師人用。

迅速：動作很快，說出發，就能出發，行軍不排隊，精神抖擻的向前趕，遇到敵人動作迅速，一下子就佔領陣地或村莊。現在已有二師一天一夜走一百五十里，一師走一百四十里的記錄。既然他們能作到，我們其他部隊亦應做到。迅速是從兩方面搞成的，一方面是平常的訓練與教育，另一方面靠我們的指揮員組織得好。如果我們的指揮員的組織工作是零亂的，拿了雷排，忘了那樣，鏢齊不齊，例如部隊走得很快趕到了城下，但是砲火忘在後面，或者例如走錯了路，忘掉了吃飯等等，那就無法使行動迅速。所以負責指揮員應多準備着，一發完了趕快接上另一着。迅速不僅是決定於兩條腿，很大的因素，還決定於組織的人。

吃苦：大兵團作戰不比游擊隊，要準備吃苦。很多人擠在一塊，房子缺乏，糧草不夠，必須準備忍受困難，一方面應想辦法，減少困難，但總是有其一定限度的，故另一方面，必須忍耐，忍耐就是克敵。有時在戰鬥中，敵人已被打垮了，由於前進與攻擊，我們的隊伍已很疲勞，但是如果不能忍耐一下，不能跟蹤追擊，那麼敵人就跑掉了，這種關頭，忍一下苦是非常重要的。過去紅軍過瀘定橋，一天一晚上着大雨在泥濘中走二百餘里路，一面走路，一面睡覺，一面作夢，要捨不要命，結果渡過了金沙江。要知道敵人雖然先走了幾個鐘頭，但是可以追上的，因為有很多的偶然的機會，如敵人要吃飯，住下，休息等，這樣使我們可以追上。敵人越多，越好追，追擊的時候不要失望。賀晉年同志追上匪追的很好。果是果不死很多人的，要捨得追。

嚴格執行命令：大兵團作戰中各部的行動，是有統一規定的。大部隊的行動不能出岔子，否則往往不能同時進入戰鬥，故大部隊在戰鬥中一定要執行命令，比如包圍敵人，你遲到了，敵人就跑了。

大部隊沒有這一條，要犯原則的錯誤。

積極的機斷專行：在情況變化時，不執行命令是可以的。有些具體情況下，可以不照命令去做，如執行命令，倒反錯了，所以根據情況新的變化機動處理是正確的，但是我們所需要的機斷專行是積極性的，而不是消極性的，在情況變化時雖然沒有執行命令，但却是根據於上級總的意圖的，這種意圖就是增加勝利，減少失敗，這是最高的原則，積極的機斷專行表現於他不是從全局出發的，而是只從局部出發的亂斷亂行，往往有這種一種傾向，總對上面的一套不以為然，總想憑自己的一套，他們不以服從組織完成任務為光榮，而以標新立異為光榮。這種嚴重現象，今天是不存在的，但小的傾向是存在的，這種傾向是說明我們的政治營養還不夠，軍人營養還不夠，是一種游擊隊習氣，不合於正規軍的作風的，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是減少失敗增加勝利的機斷專行，而不是消極的或者是故意突出的標新立異的機斷專行。革命的軍隊應當積極的機斷專行，因為這是革命軍隊的特質，是人民無產階級的特質，這與統治階級軍隊的僵性完全不同的，統治階級的軍隊是壓迫人民的，是唯命是從的，是爲了吃糧的，而我們是人民起義軍，是造反的隊伍，是爲了反對舊的統治階級，是爲了廣大人民的解放，而不是爲了自己或那一個，不是爲了吃糧，我們從每一個勝利，都會直接影響到人民的吃飯住房地，我們的每一個勝利都與人民利益直接聯繫着。我們自己吃得這些穿的這些是沒有關係的，我們的生命，只是滄海一粟，無數萬人民的生命，他們後代的生命，才是寶貴的。所以，我們對鬥爭，應當積極的，上面看到的事，我們幹，上面沒有看到的，當幹時我們也幹，這是我們革命軍應有的特有的品質，而國民黨反革命隊伍，是被階級性所規定不可能有這一條的。

自動的協同動作：如十六師在打仗，別的部隊看到他要援助，就應自動援助他。部隊在失掉掌握時，就應向有槍炮擊的方向去，槍炮聲就是命令，向有槍炮擊的方向去，就是原則。部隊中其他方面

的協同很多，如宿營的調劑等，總之這種彼此協同，要能在那個行動丟掉統一指揮時，底下還算好。

以上是談的戰鬥作風問題。(下略)